



达尔文孙女，伍尔夫挚友，著名画家  
格温·拉芙洛畅销杰作  
典雅呈现20世纪不可复制的英伦时代图景

# 剑桥往事

[英] 格温·拉芙洛◎著 志晶◎译

*The Cambridge Childhood*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剑桥往事

[英] 格温·拉芙洛◎著 志晶◎译

*The Cambridge Childhood*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往事 / (英) 拉芙洛著; 志晶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01-09937-8

I. ① 剑… II. ① 拉… ② 志… III. ① 回忆录—英国—近代 IV. ① I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285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900 × 1270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字数: 180 千字

定价: 36.00 元

献给弗朗西斯

## 缘起

伟大的作品中总有着某种永不过时的东西，吸引着人们一遍遍重读，而文学，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巴乌斯托夫斯基）。越是成长，越会选择百读不厌的名家名作收藏。

这套书所选作品，遴选了欧洲近现代文学大家的代表性作品，代表着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中最精华的人类精神。从这些书里，你会看到何谓智慧、才华、热情、良知……

大师们的生花妙笔，让我们在用优美流畅的句子构筑起来的精神花园里悠游，不知时光流逝。

你可以随着文字里走进遥远的国度，鸟瞰辽阔的世界，领略异域风情，沐浴文明之光，结识不同时代的文化名人；

你可以滋养纯真的人性、高雅的情趣、广博的见识，与优美相遇，令心灵升华。

翻开这套书，理解何谓真善美的生活。

跟随大师，成为一个纯粹的精神贵族。

## 开 场

这是一本周而复始的书，非由起点开始，也非走向终点。

所有的一切都同时展开，如同辐条一般由轮轴向外延伸，我就是这轮轴。

所以，您不管从哪一章读起都无所谓。

## 目 录

- 第一章 序 幕 / 001
- 第二章 纽纳姆庄园 / 025
- 第三章 理 论 / 045
- 第四章 教 育 / 063
- 第五章 淑 女 / 085
- 第六章 礼 教 / 111
- 第七章 埃蒂姑姑 / 133
- 第八章 唐恩府 / 155
- 第九章 幽灵和恐怖 / 183
- 第十章 我的五位叔叔 / 199
- 第十一章 宗 教 / 251
- 第十二章 娱 乐 / 275
- 第十三章 服 装 / 301
- 第十四章 社 交 / 323

## 第一章

## 序 幕

1883年的春天，我的母亲莫德·迪皮伊随从姨妈杰布夫人，从美国出发来到剑桥，为的是在此处避暑。

那一年，她不到二十二岁，是一个多情之人，此前不曾出过国。她略有些任性，喜欢与人交际，不过，绝对不是一个风流的女子。实际上，其姐妹们认为，她在青年男子面前还相当拘束呢。她给人的感觉不但清新，而且纯洁，颇有一点儿清教徒的味道，再加上她天生的刚毅性格，仿佛天生就有资格当女家长。

我的姨姥爷狄克及我的姨姥姥卡拉（杰布夫妇）住在春田庄园，此地处于剑桥后园地带的南端。站在他们的屋子里，可以看见王后绿地及王后学院背后的一棵棵榆树。后来，狄克成了理查德·杰布爵士、功绩勋章获得者、下院议员、剑桥大学希腊文教授等，一生荣誉众多。不过在当时，他只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而且为了得到这个教席，他还曾经不得已辞去了曾担任的三一学院院士<sup>1</sup>和剑桥大学公共发言人的职位。

不过，杰布夫妇多是在格拉斯哥过冬，剑桥的屋子则专门作避

---

1 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的教授、高级讲师和讲师大多也是本院院士，并在院内拥有一定特权。

暑之用。当然，他们还有一个打算，就是等待着肯尼迪博士<sup>1</sup>退休，如此一来，狄克就极可能继承这一教席，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剑桥大学教授。

至于这位肯尼迪博士，他是一个研究拉丁文法的人。对于拉丁文法，其实我们大家在小的时候就已经烂熟于心。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不曾有任何退休的打算，当然，他的衣钵是否会如同杰布夫妇单方面想的那样落到狄克姨姥爷的头上，那就更没准儿了。

不过，最终，到了1889年，肯尼迪博士没有辜负他们苦等的十三年，终于去世了，而狄克姨父也得以迈进了剑桥的王国。

我记忆中最早的剑桥，必定是我母亲的剑桥印象在我眼中的反射，是和她在一系列朴拙的书简中描绘的画面完全一样。原来，早在1883年的夏天，她就在写给费城的娘家人的大量信件中对其进行描绘。两年之后，我才出生。

在我心中，第一个关于剑桥的画面，就是太阳永远都在照耀，绅士淑女们永远闲坐于花园的树荫下，表达着双方绵绵的情意。不过后来，当我用自己的眼光看着这一切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迥然

---

1 肯尼迪博士(Benjamin Hall Kennedy, 1804—1889)，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士，1867年起，任剑桥大学皇家希腊文教授。

不同的剑桥。

我母亲就这样冒失地走进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在信中写道：“我终于来到了我无时不梦寐以求的最美的乌托邦。”

那的确是一个乌托邦，这里集合了茶会、宴会、赛艇、草地网球、古玩店、野餐会、新式女帽、俊男美女、美酒佳肴、侍从仆役，美好得如同梦幻一般。我猜，即使是在那样美妙的日子里，必定也会有些让人感到为难之处。

没错，我的母亲很喜欢打网球，她每条裙子的右袖口经常变得太紧；每逢招待来宾享用冰淇淋，对美国人而言，那分量又总是不够塞牙缝的；不然的话，仅靠那些信件，你当真认为那真可以称得上是仅有的麻烦——只不过那是别人的麻烦。

当然，那些信中提到的破碎的心，好像也总能快速自愈。

我母亲个子高挑，金棕色的头发，湛蓝的双眼，脸庞相当漂亮，以至于他人总认为她化了妆——当然，化妆是一种相当不得体的行为。

作为胡格诺教徒的后裔，迪皮伊一家子是正经人家，不过，他们经济条件不太好，因为家里的孩子太多了。如果不是获得其兄长的资助，我母亲是不可能得到姨妈的邀请来到英格兰的——哥哥如今家境很好，对妹妹们自然也出手大方。

女孩子们小时候均得以进入相当不错的学校，不过，我母亲的

情况就不怎么样，其教育情况不太好，就如同一次不成功的种痘经历。当然，这并非任何教学问题，而是气质问题。

不过，我母亲在到达英格兰的时候，对文化却是心怀敬意的，同时，也对勤奋求学充满了渴望。我们发现，她相当刻苦地阅读勃朗宁、丁尼生和雪莱的作品，而且，她还一边借助于自己的好强劲儿，苦读了一番乔治·桑的小说《小法黛特》，一边将法文的好处不断地灌输给妹妹们。然而，纵然她如此对教育表达尊重之情，当然了，她对教育的尊重是无人能比的，可是，教育却并非其强项。

换句话说，她的生活中倘若不存在教育这玩意儿，一样可以过得顺顺利利。

于早年的这些信件中，我母亲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家人，尽管是仓促凌乱的，其文风可谓简练到了极点。在家人的眼里，太多的消息都差不多成了谜团，原因是她一向不说清信中写到的陌生人的任何情况，例如他们是什么人，是做什么的，住在何处，总之什么都不知道。

不仅是那时，甚至到了年纪更大些的时候，她依旧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对那些跑进她的书信和谈话中的人们相当了解。倘若你不知道，那你就理应知道；不过，就算你不知道，也没什么事儿。

在开始的一批家信中，不管是拼写还是文法都相当不标准，不

过，在卡拉姨妈的耳提面命下，借助艰苦卓绝的努力，她在这两方面均有了不错的进步。

在写给姐妹们的书信中，我母亲会将任何或许对她们有用的事情细心地加以说明，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她们也可能获得一次访问英格兰的机会。她将一张列满禁忌词语的清单寄给她们。此外，她还相当认真地画了为数众多的油画，大多是她本人发明的花儿，还做成了圆形的装饰板，虽然看上去脏兮兮的，倒还是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其中的图形和颜色。

她一点不漏地告诉自己的小妹妹卡丽，她是怎样画国王学院礼拜堂速写的，又是怎样因为奶牛、小男孩们和下雨而弄得兴致全无的。她摆出一副恩人派头，相当和蔼地对妹妹进行劝诫：

听到你读书的消息，我真是太高兴了。卡拉姨妈说，倘若一个人没有音乐天赋，那就应该去爱诗歌，所以你理应往那个方向培养自己的格调。现在，我正在读勃朗宁，不过我认为，他的诗太晦涩难懂。

——言外之意就是，于你而言，这诗句太难懂。

一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对雪莱和丁尼生喜欢起来呢。

关于头一个剑桥之夏的记录，主要内容就是对她的两三次恋爱的波折。事实上，直到其辞别人世，于我母亲而言，风花雪月之事

永远是最令她感兴趣的。盛夏时分，我母亲寄来的家书中提到一位T先生向其求婚，这封信将她的兴奋推向高潮，不过，她声称自己拒绝了T先生，并离开了剑桥。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一段慢热的过程，她对我父亲的喜爱越来越强烈。尽管她从不承认我父亲是一个浪漫的人，然而，二人却逐渐成了亲密的朋友，因此，当T先生一向她提出求婚，她马上就此事请教我父亲。

然而，在整个夏天里，我母亲的罗曼史中一直闪现着另一个年轻得多的G先生的身影，这可真是太曲折了。G先生长相迷人，而且头脑聪明，身着法兰绒衣服，身材相当健美，纵然姨妈用挑剔的眼睛发现了此人的罗圈腿和八字脚，她也不在乎了。没想到的是，这场恋爱最终无疾而终。上述T先生、G先生和我的父亲乔治·达尔文，均为三一学院的院士。

“就一位年轻的淑女而言，素描是一项相当好的活动啊。”过去人们经常如是说。

当时我父亲的样子可以用狰狞来形容。他的表情相当不自然。小的时候我为此相当迷惑，原因是他的胡子和他抽的烟草似乎在颜色和质地上没什么差别。他在抽烟的时候是否就在抽自己的胡子呢？他的头发就是用一种颜色更深的烟草做成的。

当时，我父亲正好38岁，是才过世不久的查尔斯·达尔文（1882年辞世）的次子，他年轻时身体不好，家人对其能够活下来不抱希望。根据他的抱怨，似乎可以推断，他患的是一种神经性胃弱症（或许是胃溃疡）。究竟是怎样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器质性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如今已经没人知道了。

早年，他在剑桥大学毕业考试中成绩排行第二，因此被聘为三一学院院士。不久，他又获得了律师资格，不过由于身体较弱不能执业。于是，他对不同种类的科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其中就包括数学问题。不过，他最痴迷的却是月球运动和潮汐现象。

1883年，他刚刚被选为剑桥大学普卢姆天文学教授，并重新获选为三一学院院士。莫德如此写道：

乔·达被任命为院士之后，在家中举行了一场宴会，当然了，宴会的气氛相当愉快。结果次日他就生了一整天的病——他的神经和胃对此类活动真的难以接受啊。

不过在这个1883年，他的身体的确变得强壮些了，而且，因为他天性和善、开朗、重情重义，于是，他迫切地想要结婚成家。

1883年5月18日，这是我母亲抵达剑桥的第二天，她将自己首次与我父亲相遇的情形记录下来：

简过来对我说，姨妈让我下楼去见一见达尔文先生。于是我趁

着自己的勇气还在，马上跑下去，打开门，乔·达疾步走上前，满面通红地和我握手。我对他的初步印象就是此人的个头太瘦小了（注：我父亲身高超过五英尺十英寸，不过体形相当瘦弱）。

他在我面前相当紧张，可以用坐立不安来形容。不过他为人相当风趣，谈吐完全和美国男人不同。没错，他们在所有的方面都截然不同。

她在第二封信中这样写道：

……苦苦挣扎之后，他似乎筋疲力尽了。他每天都来看望卡拉姨妈，有时候甚至一天登门两次。对于我们而言，倘若让他帮着做一点儿小事，或者陪我们出一趟门，那真是随时奉陪。

显而易见，卡拉姨妈是在对我父亲进行如何取悦女士的教育，这也许对他大有好处吧。卡拉姨妈写道：

孺子可教也，他已经将那种令人吃惊的敷衍心态加以克服。过去，我曾讥笑他在茶桌上仅知道滔滔不绝地说话，却不知道侍候姑娘喝茶；如今他说，只要看到茶壶，他马上就会站起来。他不停地为大家递杯子、递糕点。

我母亲对英国女孩子相当不以为然。她是如此描写某个聪明又讨喜的姑娘的：

我不能将之称为美人；我想，如果是在美国，大家会一致地将她称为小家碧玉。

……英国女孩简直自作多情到了极点，倘若她们发现一个男人略微为其说句话，她们马上就会认为，对方爱自己到了要死要活的程度。

关于她自己，她却相当老实地说：

我一点儿也不自作多情，这就是我和英国女孩截然不同之处。

相反，她从一开始就喜欢英国男人，而且，按照当时的习惯将他们称为先生，不过，她认为他们为人冷冰冰的：

英国男人是一种相当奇怪的生物。我对他们是否能坠入情网深表怀疑；当然他们也会结婚，不过，一般都是由于一种精明的动机。

虽然有着这种无关大雅的问题，她依旧相当喜欢他们：

先生们的举止看上去相当朴实而低调。我特别发现的一点是，他们时时谨言慎行，唯恐对双方造成伤害。卡拉姨妈说，他们言谈和举止不事张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差不多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因此，不需要借助言语和行动去表现自己。

每当我一想到这类男人，再将之与那些西费城社交界的先生们比较，我简直要疯狂了。倘若我们能邀请十几个美国姑娘过来，她们将成为何等让人惊讶的美女啊。我对于英国女孩已经有资格与美国女孩相提并论持否定意见，不过，就英国先生来看，好像就好太多了。

这并非于社交意义上而言，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内敛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们自身来说的。他们读书更多、思考更